

# 小媳妇范儿的职场明星王导

7

历史随笔



北溟鱼 著  
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魏晋名士给这个时代抹上了一道永恒、迷人的、迷艳的色彩。魏晋名士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是历史上最“装”与最不“装”的那群人,但装与不装的人,都成了贴在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审美标本。

几年前,低调的南京女孩北溟鱼凭着一篇作文就上了清华大学,比当年钱钟书先生还要轻松。从《风流绝》中,读者或可想见她那作文的水平。

【上期回顾】

身披美貌和荣耀,看到的却是永恒的悲伤,这就是卫玠……

有没有一个出身豪门世家的公子哥儿,放着跨国公司的高薪 CEO 不干,非要去一家母公司已经倒闭的只有一间格子间的子公司?这么干的人一定是个傻缺吧?王导先生就是个傻缺。

王导先生供职的东晋帝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是西晋帝国有限公司,是西晋快要不行的时候,最后一任 CEO 王衍先生将公司的固定资产折现,整合了优势人力资源之后,以琅琊王司马睿的名义注册的、所在地在建康的子公司。王衍先生原来的打算足金蝉脱壳,因而让家族里最天资聪颖又风神俊逸的弟弟王导先生作为董事会秘书,帮助法人代表司马睿先生建立东晋子公司。

没多久,西晋母公司正式破产,司马睿的子公司一下子借壳上市,变成了新的晋帝国有限公司。

但是,这个新的晋帝国有限公司实力不够,信誉很糟糕:都是由一帮从北方逃难来的人组成,连正规军都没有。因而,就融不到资;江南的士族都是从东吴时代就在这里经营的世家,人家在南京到苏南地带的利益已经瓜分妥当,没人想和北方人一道玩。所以,虽然成立了公司但是没有业务,CEO 司马睿出去掏名片给江南土财主顾和、陆玩之类,人家爱理不理。

王导一看不行啊,生意拉不到,刚建立起的公司很快就要倒啊。于是好好一个公子哥儿出身的贵族在江南陪吃饭、陪谈玄、陪嗑药,总之,什么流行就陪什么。但是江南的望族一个个都牛气冲天,王导请人吃饭,往往是赔了饭钱还被骂。

王导先是当市长,等到司马睿当了皇帝才当个骠骑将军(可是没军队),再往后,又加了议会议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总之都是大干部。可是公司盈余为零,年终也没

有分红,家里吃工资,每月是月光,一点结余也没有。烂了的果子处理一下再吃,还不敢让讲究吃喝的儿子知道。王导的日子过得比祥林嫂还苦,受的委屈比窦娥还多,但他就是苦熬,见人三分笑。

小媳妇王导的忍功为他赢得了最大层面的粉丝,江南的财团冲着王导的个人魅力,终于愿意向东晋帝国有限公司投资。以顾家、陆家几家大财团的注资为基础,东晋帝国有限公司,这才真正开始了实际运转。

王导的这个小媳妇做派一向是职场必杀技,谁不喜欢光干事不吆喝,受了委屈往肚子里咽的下属啊?谁不喜欢一团和气经常请你吃饭聊天洗桑拿的同事啊?并且,和之前的一把手不一样,到了东晋,越有个性的人当的官儿越大,因而王导除了会苦熬,还很有个人魅力:经常组织一下郊游啦,给辩论当评委啦之类的。所以,这么一个算是权倾朝野的人反而没有专门针对他的政敌。

这在爱好人斗人的中国人中间,算是件神奇的事情。

但是王导的兄弟王敦就不是这类人。这位老兄什么事情不顺心就要吹胡子瞪眼,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在王导被同事们大为待见的时候,王敦的不通人情世故就让他成了众人的靶子。作为帝国的最高军事长官,王敦不会讨好大老板就犯了大忌。他们姓王的自然是政治军事两把抓,除了王导、王敦,还有王含、王澄、王舒、王应,都在朝廷里把持着关键岗位。有人说东晋开局是“王与马共天下”,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姓王的天下。

皇帝能舒服吗?于是晋元帝司马睿在朝廷里挑选了两个主张要加强皇权的人去向王家叫板:一个叫刘隗,一个叫刁协。

王导有个好朋友叫周口,做事

有点胡闹,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靠着王导的肚皮喝酒,两人很有点没大没小情同手足,王导从来不约束他。周口的弟弟嫁女儿,为女儿开路的时候强行拆了别人的房子,打伤了两个人。建康市公安局局长去现场调解,又被砍伤。这件事情被主管纪检的刘隗知道了,立刻上书弹劾周口。说他不好好教育家属,该免官。果然就让他给弹劾成了。刘隗这次免了他的官,是摆明了向王导叫板。但是王导啥也不说,继续干好他的本职工作。

刘隗看见跟王导斗不起来,就转而去斗王敦,劝皇帝把他的心腹派出去守战略要地,和王敦抢地盘。王敦这时候还是军委主席呢,一看刘隗的调度,就好比自己家里进了个贼一样,巴掌一拍,反了。因为皇帝并没有常规军,所以王敦很快就打到了石头城。城里的王含一听王敦打过来了,赶紧出城投奔兄弟去了,留在城里,除了死路一条还有什么。

就只有王导死大胆,不肯走,带着一家百多口人天天跪在晋元帝屋子面前请罪。因为传说,王敦起兵之前,曾经问过王导的意见,王导没举双手赞成,可是他也没反对。小媳妇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他一贯的谨慎作风,是默许了,可又让你抓不着他的把柄。所以这时候他才敢玩儿命地赌晋元帝不会杀他。

这天王导正跪着,忽然老朋友周口进来了,又喝得晕乎乎地进去拜见皇帝。周口这时候又复出了,在皇帝面前很能说得话,于是王导就拉着他的袍子恳求,你得救救我啊!没想到周口看都不看他,径直就往里面走。王导这时候真是心拔凉拔凉的。等到周口出来,王导还是抬起头看了看他,指望他能够给一个放心的眼神,没想到周口进去像是又喝了一顿,出来的时候大摇大

摆,还唱了两句,什么杀了乱臣贼子把金印挂身上之类的戏词。王导看他摇摇晃晃地越走越远,觉得自己这回是完了。

但是没过多久,晋元帝就出来召见他了,出了一个狠招:让王导作为安东将军去讨伐王敦。

于是王导、刘隗、周口等人出兵反攻。但是这帮人显然不是久经沙场的王敦的对手,都打败了。王敦在皇宫边上扎营,打的是“清君侧”的口号,但是到了城里,连拜见皇帝都免了。皇帝无奈给王敦封了全国军队的总司令,主管朝廷机要,武昌郡公。

王敦还打算废了皇帝,要重新找个嫩的好拍的小皇帝。但是王导坚决不同意,王敦也就作罢。满朝文武,王敦就听王导的话。

周口被王敦捉住了。王敦原来想给周口一个大官做,没想到这平时挺神经、经常做点出轨事情的周口,怒斥王敦数典忘祖,王敦一气之下让人用刀托截周口的牙齿,周口满口鲜血还在骂,王敦气得不行,就告诉王导,我想杀他。

听说周口的事情,王导还是不表态。他不说,王敦也就明白了。于是周口人头落地。王导依旧连一个字都没有说。

许久之后,王导几乎都忘了自己曾经有个叫周口的二五朋友。直到有天他在档案馆无意发现了一份档案,上面写着那一次晋元帝召见他之前和周口的谈话记录。周口力呈王导和王敦的本质区别,将他这些年的功绩一一道来。王导看着那份档案,当时就泪流满面,伤心欲绝,喃喃地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这事情成了王导几乎没有刺可挑的人生最大的败笔。没有周口的事情,他几乎就是标准的职场偶像。

# 徒步旅行团唯一的女驴友周圆圆失踪了②

悬疑小说



田高溪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安市华天集团下属一家物流公司的项目经理田戈在西藏的徒步旅游途中连续遭遇诡秘事件。回到嘉安市以后,田戈当兵时的首长同时也是华天集团副经理的刘寿源突然自杀。田戈作为重要嫌疑人被逮捕。富豪雷一鸣将田戈保释出以后表示愿意帮田戈查明真相,其实真实的目的是想利用田戈的特种兵技能从银行保险库中盗窃价值连城的珠宝……

【上期回顾】

复员军人田戈加入了一个自发组织的驴友徒步旅行团,准备前往帕里镇的卓木拉日雪山。第一天下午,刚刚到达露营地不久,驴友周圆圆突然偷偷地塞给田戈一张纸条……

第二天,路变得非常难走,两个小队渐渐拉开距离。张良石和田戈还有周圆圆是一队,走在前边,王亚雷和赵湖跟许放工三个人在后边二十米左右的地方跟着。一行人在中午十二点五十分时走出峡谷,前方是平坦的草原,草原上有一户牧民,几群牛羊在啃食草地。

六个人欢呼着向那户牧民人家走去,骑着摩托车的牧民迎过来。六个人来到帐篷前,好奇的女主人已经准备好酥油茶,牧民家的两条狗摇着尾巴跟在牧民的小儿子身后。田戈注意到一个异常的地方,这户牧民似乎正准备搬家。田戈提出这个问题后,好半天,女主人开口。

事情要一个月前说起,牧民家的牲畜总是无故丢失,于是去附近的大佛光寺问活佛该怎么办。活佛说这是因为牧民心中有了贪念,在不大的草场放牧过多的牛羊,因此受到天上诸神的惩罚。牛羊还会继续丢失,直到有六个汉人出现。活佛要牧民尽全力帮助这六个汉人,完成他们各自的心愿,只有这样,牛羊才会继续属于他。

牧民一家希望能帮助他们完成心愿。田戈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六个人一个一个地进去对牧民说自己的心愿。这个提议立即得到赞同,最先进帐篷的是周圆圆。

赵湖点上支烟,看了眼寂静的帐篷,回头问:“你们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件真品降魔杵。”

王亚雷说他此行的目的是想请一个嘎巴拉碗,或灵骨圈。他最近写书遇到瓶颈,总也突破不了,所以动了持咒无量念力超强的西藏法器的念头。希望能醍醐灌顶。

轮到张良石时,他久久没有开口。他在驴友论坛上说过,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到卓木拉日雪山,寻找一个人,这也是发起这次徒步旅行的目的。

田戈想了半天,实话实说,虽然

想参观华天集团在西藏的大项目,但他此行真的只是单纯的旅行,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

问题最后又轮到许放工,他的红着脸半天才开口,居然是想弄一些西藏牦牛的牛鞭回去泡酒。四个男人笑得前仰后合。吵闹半天,重新安静下来后,帐篷里仍悄无声息。

“我说,情况不太对。”田戈扭头对几个人说,五个人匆忙跑到帐篷一侧,远远地看到牧民一家正赶着牛羊离去。

五个人同时挤进帐篷,看到周圆圆被捆得像粽子一般吊在半空中,嘴里塞着她自己的手套,头顶上垂着一件古旧的降魔杵,身子下面端正地摆着一只嘎巴拉碗,旁边有一包干瘪木棍的东西。几个男人匆忙把她放下来。

原来田戈他们刚出去,牧民一家就用包了棉布的木棍把周圆圆打昏。等她醒来已经被吊起,而藏民一家人都不见了。

“我不太明白,降魔杵是赵总想要的,嘎巴拉碗是我想要的,牛鞭是许大讲师想要的,那周妹妹你想要的难道就是被捆绑一把?还有张良石,你的愿望是找人,那现在人在哪里?不过就现在看来,咱们这些人里面只有田戈最纯洁,无欲无求,是真心朝圣啊!”王亚雷捧起嘎巴拉碗,手指的颤动暴露了他内心的激动,仿佛已经触摸到灵感的源泉。

田戈同样震惊不已,他转身出了帐篷骑上牧民没骑走的摩托车向牧民一家追去,片刻就赶上了。牧民用生硬的汉语告诉田戈,这一切都是活佛的旨意,他并无恶意。活佛还要他一家做完这些事后立即离开,进入黑光峡谷躲避三天。财物只能带走活的。活佛还有一句话是特别对追上来的人说的,“你所求的已经得到了。”

田戈骑摩托车回到帐篷前转述了牧民的话,六个人都被活佛预知未来的神秘力量所震撼。

离开牧民的帐篷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离下一个宿营地长风坡,还很遥远,六个人不得不加快步伐。

在进入大山间的长廊时,周圆圆突然追上田戈,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问:“我能信任你吗?”

“是的,当然。”

“刘寿源副经理跟我提起过你,他说你是可以信任的。”周圆圆快速回身看了眼,继续说,“如果我没能回去,希望你能帮我带一句话给刘总,就说:‘冬雷’。”

“冬雷?”田戈疑惑地重复周圆圆的话。

田戈当了七年的兵,“冬雷”是仅次于“惊蛰”的最高级别的警报。

不等田戈再问什么,张良石他们跟上来。

他们进入了作为第二宿营地的山洞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外面开始飘起雪花,所有人都精疲力竭。

田戈一直没说话,他在观察每一个人,试图看透那些面具下的真实面目。然而,所有人都自然到看不出有一丝破绽。但田戈有一种感觉,周圆圆根本不想登山,她是到帕里镇找人的。但直到现在为止,周圆圆都在随大家行动,似乎一离开队伍就会有危险发生。而这危险的因素,却又偏偏就在队伍中间。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谋杀?

饭后,六顶单人高山帐篷按菱形排列,张良石的帐篷在最外面,田戈和王亚雷在两边,许放工在最里面,赵湖和周圆圆在中间各占一条边线的中央。

田戈没有钻进睡袋,他合衣而卧,铁锹摆在顺手的位置,帐篷拉锁也没完全拉上,留着一点缝隙。田戈看过手机,现在是2月28日晚上九点五十分,洞外风声一阵紧似一阵。田戈闭上眼睛,支起耳朵,不放过任何可疑的声音。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田戈刚一闭

眼就睡着了。

再醒来时帐篷外仍旧漆黑一片,田戈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此刻帐篷外正有一个脚步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仿佛昨晚的情景。

田戈翻身无声地坐起,戴上头灯,一手抓住铁锹一手拉开拉锁,深吸一口气后猛地跳出去,同时打开头灯向发出脚步声的方向照去。一个黑影惊慌失措地试图躲闪到周圆圆的帐篷后,但田戈已经看清他是谁。

“许放工,你在干什么?”田戈厉声问,那个黑影这才重新出现在灯光下,他张皇不安。这时候其他人也匆匆钻出帐篷,山洞里顿时明亮起来。张良石披着抓绒衣眼睛通红地走到近前,上下打量许放工,然后问:“你跑到周圆圆的帐篷后干什么?”许放工脸上的肌肉抽搐跳动,他眼珠乱转,好一会才开口说:“我……我正想去外面过夜,结果田戈他突然跳出来,吓了我一跳,所以才躲到周圆圆的帐篷后面的。”张良石半信半疑,转头看向田戈时,脸色顿时一变,怀疑地问:“你穿的倒是挺整齐啊?”田戈冷笑着说:“我知道有人图谋不轨,所以在这准备着呢!”

“你才图谋不轨!你一家都图谋不轨!老子堂堂正正一大学讲师,怎么可能对周圆圆那种残花败柳感兴趣!”这下子,所有人都对着许放工冷笑起来。

然而,山洞里闹得这么凶,周圆圆的帐篷里仍旧寂静无声。这下,五个人都感到不对劲了。张良石匆忙拉开周圆圆的帐篷门,赵湖用手电筒照进去。里面空无一人,对讲机放在睡袋旁,睡袋口开着,余温尚存,显示周圆圆应该刚离开不久。田戈也挤过去,伸手到睡袋里摸索,然后皱起眉头,因为只有睡袋口的位置有热度,再往里冰冷一片。

现在是2月29日凌晨一时五十分,离天亮似乎还遥遥无期。